

西堂雜組二集 卷三

長洲尤 侗悔菴譔

序 十七首

性命圭旨序

性命圭旨不著譔人相傳爲尹真人高弟之筆也向來行本絕少殷君惟翼藏弃有年曹子若濟見而悅之攜示周子輿閑欣然共賞重授剗書成而問序于予予于斯道蓋向往而未能至何敢贊一辭雖然竊有述焉自三教鼎立異說聳牙隱居敵國日相撞也是書獨揭大道而儒釋妙義發揮旁通要之以中合之以一而盡性至命之理殊途同歸微獨挂下五千鑿括靡遺并六十四卦四十二章無不縷若貫珠第就道家論之則有九十六種外道三千六百旁門好貨之徒喜談爐火漁色之子艷語彼家固猥鄙無足數矣

卽龍經鳥申龍吟虎嘯總屬形容無關本體近一方士教人伏氣捻訣頃刻
開關忽笑忽啼四肢搖戰見者駭其風狂而被方以爲神符良可哀矣是書
一掃繁蕪務撮標本致虛守靜翕聚先天其于撥邪反正誠中流一壺也至
其精要尤在眞意一說蓋人身眞意是爲眞土動極而靜此意屬陰是爲己
土靜極而動此意屬陽是爲戊土煉己土者得離日之汞煉戊土者得坎月
之鉛鉛汞既歸金丹自結戊己者重土之象也斯其有取于圭旨乎作者深
意直與黃庭相表裏周子修而廣之鼓鐸發昧功亦巨矣殷曹二子俱善養
生主者而予顧爲豐干饒舌其亦莊生所云言者不知也夫

士材三書序

雲間李士材先生近代之國醫也所著書甚富其行本曰診家正眼以審脈
也曰本草通玄以辨藥也其藏本曰病機沙篆則治法備焉尤爲帳中秘云

予猶子生洲爲先生高弟合而鐫之顏曰士材三書而問序于予予非越人
惡知醫道哉然嘗讀史記至倉公傳而異之夫司馬氏家學乃天官書耳太
史公之不解刀圭鍼砭猶太倉公之不識象緯曆數也其所據以立傳者不
過取其自述之言與已驗之事耳然太倉公之名卒得太史公以傳若李先
生之人與書傳矣予又何能傳李先生顧吾念之天下之物可以生人殺人
者惟兵與藥而其用亦相似良將之用兵也必察其地之高下險易料其衆
之虛實勞逸而後攻守規伏之法行焉良醫之用藥也必按其脈之沉浮遲
數體其性之溫涼甘苦而後補瀉收洩之法施焉故將之操縱在心非營壁
刁斗之謂也然讀孫武之書譜五花八陣之圖雖非百勝之師而亦不至于
敗醫之感通在意非君臣佐使之謂也然習歧黃之經熟五氣九藏之理雖
無萬全之術而亦不至于亡吾聞李先生之治病多任意而不拘法一方出

人或相與駭之然投之輒中十不失一及讀其三書則參伍古今斟酌標本變化而不離其宗又何詳且慎也先生蓋曰醫之以法殺人者什三以意殺人者什七殺于法猶可救也殺于意不可宥也昔人謂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其筆之書者成法具在使後之學者高者神明吾意次者亦固守吾法足矣且先生晚年精于二氏故其名書曰正眼曰通玄曰沙篆均有取焉將使讀其書者譯貝葉而參三要之禪觀金丹而悟九還之旨又何可以醫道盡先生也生洲之先有思齋公爲吾宗和鵠必傳異書游先生之門而益進焉故其譔爲壽世青編頗多微言妙義予旣仰先生有素而亦樂舉師說爲生洲勉故不辭序之若此太史公曰守數精明爲方者宗後世修序弗能易也予于先生亦云

程雲來卽得方序

吾友蔣虎臣太史嘗著蔣說其所鈔禁方居十之五皆世所不經見者予既奇而錄之復詰之曰子之方其得之傳聞乎其有所試乎蔣子笑曰吾非有所試也往予善病多從人乞方以方告者日來予喜其說之可以救人也故筆之與書其驗與不驗則未可知也予曰若然則自成其爲蔣方而已夫學琴之子必出牙曠之門學書之子必入鍾王之室然使拊絃而忘勾剔握管而誤波戈不過發溺人之一笑而無傷焉若學醫人費而可以請嘗試乎幸子之未學醫而人或不予信也于是蔣子笑而止新安程雲來先生予聞其名而未識也及門人周雨三攜其所輯卽得方示予將梓以行而命一言予非越人惡知醫意然發其書而讀之大約羅古人已驗之方而擇其尤簡易者程子于此道三折肱焉述而不作其慎如是且慮窮鄉逆旅寒暑蒼黃未能著著艾于三年求和緩于千里故以是書懸之肘後撮在目前事半功倍

其術至良其心亦至苦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雖未敢決其方之必驗與否然如先生自言不出戶庭立可奏功雖有參差于病無損則誠哉篤論也予旣以告周子周子請益予戲語之曰昔范武子有病從張湛求方湛授以六物用損讀書一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范一服而愈此亦吾家卽得方也幸以此復程先生書成當郵寄蔣子蔣子且欣然而笑曰尤子欺予哉如此方者吾又將筆之蔣說也

宋御之存簡稿序

廣平兄弟有三珠之目僕同里相善也疇昔衣裳之會江干車馬無役不從迨右之上第直承明廬疇三升賢書爲海內名人而御之獨處姊未嫁人爭惜之卽其胸中亦若有不自得者亡何疇三賦玉樓右之久宦金門文譙旣罷故交雨散而御之獨默默家居與僕譙蕭條失意之人往來唱歎于田園

草木之下于是感遇之篇思舊之什撫時望古牢落不平之鳴雜然而起矣嗟乎予觀世之愛作熱官者選聲鍊色赫然自大也乃其宗族子弟靡不憑威靈席光寵玩弄裘馬鞭笞鄉曲見寒士之擁褐苦吟相與目笑之如御之闔戶枕書咏懷高寄者有幾人哉雖然御之方杖策而北麻衣至公行且著京師之賦草臺閣之文不僅如今日寂寞無聊之所爲作者要其優游澹泊無所芬華得詩人之深致則御之固有其本來者在也蓋僕之信廣平兄弟者素不于今日疇三往矣試以問訊國子先生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時右之爲少司成

吳虞升詩序

今之說詩者古風必曰漢魏近體必曰盛唐以愚論之與其爲似漢魏甯爲眞六朝與其爲似盛唐甯爲眞中晚且甯爲眞宋元少陵云安得詩如陶謝

乎未嘗遠追蘇李也眉山劍南下筆妙處有李杜不能過者近日虞山亟稱之矣愚又論之則無論其爲魏漢也六朝也初盛中晚也宋元也皆是也而莫不善于今人擬之一說有人于此面目我也手足我也一旦憎其貌之不一欲使眉似堯目似舜乳似文王項似臯陶肩似子產古則古矣于我何有哉今人擬古何以異是夫自三百篇來魯已不同于齊鄭已不同于衛矣况使漢魏之必不爲六朝唐之必不爲宋元乎且三百篇來家父已不同于康公芮伯已不同於仍叔矣况使陶謝之必爲蘇李蘇陸之必爲李杜乎有明詩人善擬古者皆曰北地信陽濟南瑯琊其詩具在取而讀之亦自成其北地信陽濟南瑯琊耳惡在其爲屬國將軍翰林工部哉吳子虞升與予同里每以此事相質予語之曰詩爲古今惟其真爾有真性情然後有真格律有真格律然後有真風調勿問其似何代之詩也自成其本朝之詩而已勿問

其似何人之詩也自成其本人之詩而已晉人有云我與我周旋久甯作我也然持此語人鮮不大怪者獨吳子是予言及其爲詩靈心獨運妙句自來其于古也若神似而非形似恆似而非時似形似者擬神似者眞時似者擬恆似者眞此與予言若其有合焉故爲序之如此惟是予學詩三十餘年茫乎不知畔岸吳子少年角出一蹴而升作者之堂奧其得于內者深矣吾欲云云是又多言也夫

葉九來樂府序

古之人不得志于時往往發爲詩歌以鳴其不平顧詩人之旨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抑揚含吐言不盡意則憂愁抑鬱之思終無自而申焉旣又變爲詞曲假託故事翻弄新聲奪人酒杯澆已塊壘于是嬉笑怒罵縱橫肆出淋漓極致而後已小序所云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至于手舞足蹈則秦聲趙瑟鄭衛遞代觀者目搖神愕而作者憂愁鬱抑之思爲之一快然千載而下讀其書想其無聊寄寓之懷愴然有餘悲焉而一二俗人乃以俳優小技目之不亦異乎予生世不諧索居多恨灌園餘暇閑作彈詞辟如學畫不成去而學塑固無足比數矣然當酒酣耳熱仰天鳴嗚旁若無人其類放言自廢者與若吾友葉子九來門地人材並居最勝方以文筆掉鞅名場夫何不樂而潦倒于畱黃絲竹之間或者遊戲及之耳雖然以葉子之才荏苒中年風塵未偶豈無邑邑於中者忽然感觸或借此爲陶寫之具未可知也是則予所引爲同調者也嗟乎歌苦知希曲高和寡安得徐文長搥鼓康對山彈琵琶楊升菴傳粉挽雙丫髻來演吾劇者雖爲之執爪所欣慕焉彼世間院本滿紙村沙眞趙承旨所謂戾家把戲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黃九烟秋波六藝序

往予作論語詩三十首客難予曰經可詩矣曲亦可文乎隨拈秋波一轉爲題予時被酒走筆成之一半絕倒而已不意爲世廟所賞遂有才子之目雖天語獎藉不僅斯文然觀其與弘覺國師問答讀至終篇令下轉語亦千古佳話也亡何宮車晚出杖錫南歸而江潭野老獨躑躅于荒田短屋之間追思往事恍如夢感慨係之矣白門黃九烟先生于予爲前輩而好予特甚一日出所擬秋波六義示予奇思妙解側生挺出其視拙作不啻十倍先生老矣以前進士爲村學究豈猶沾沾爭文名不過酸齏淡飯間坐無聊借此筆戲消磨白日耳乃予讀之則忽然增鼎湖之感不知涕之何從者假使世廟在御見先生之文則凌雲之幕甯止雄似相如哉予窮愁多暇間爲元人曲子長歌常哭而覽者不察遂謂有所譏刺羣而譁之夫以優伶末技尙不

客于世如此若以西廂之曲造爲八股之文間自特達之知出自先帝則縉紳大人道學夫子未有不議其怪誕執而欲殺者矣乃有從而和之如黃先生者哉嗚呼此處翻所以歎恨于知己也

許漱石粘影軒詞序

于詩得李賀盧仝于文得孫樵劉蛻天地向非有此副筆墨側生挺出山不厭高水不厭深詩文豈厭幽靈哉獨詩餘一途蠶叢未闢柳郎中曉風殘月蘇學士大江東去後人衣鉢不出兩家作者自佳但依樣葫蘆描畫增醜耳讀許漱石農部詞龍跳虎臥鯨吐鰲擲奇穿天心險破鬼膽直以仝賀之詩樵蛻之文合爲填詞之體勿作花草蘭茝觀也夫山至泰華水至江海高深極矣而瀛海之外又有五嶽十洲來宮絳闕金井玉梁莫可名狀雖不知其有無猶幾望見之焉乃于筆墨一旦遇之哉王子西樵語予漱石好交異人

搜異書予謂漱石之人與文自異又何異之求讀粘影軒詞邈然如見斧子矣

嵩岳語錄序

世尊云我有正法眼藏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然自一祖以來宗師語錄幾塞破四天下是摩訶迦葉乃文字之俑也昔人戲論尼瞿二老副墨過多享年不永柱下長生僅五千言儒家雜說賴祖龍一炬掃除今復穢蕪浮屠氏之書可汗牛馬若得阿難抱薪如來下火一切天人當風揚灰比之丹霞燒佛婆子燒菴更一快矣雖然叢林麻粟大衆龍蛇祗藉揚眉瞬目豎指築拳總饒會捉虛空未免鑊絕棧道必須一二作家直下承當現前指點不惟津梁鈍漢亦足鍼砭狂禪所謂若從地倒還從地起語錄之設又多乎哉韓昌黎參大顛未契獨肯三平侍者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不離文字得箇人處至徑

山與張子韶論格物物格及天命法身率性報身修道化身則有句無句橫說豎說一以貫之矣故語錄如大慧杲者雖多弗厭也僕少涉公案晚有方外之交嘗奉教于諸善知識然每聞上堂提唱輒如東方生隱語郭舍人射覆都無是處今讀嵩岳禪師語錄妙義瀾翻了不異人尤喜其或問一篇千聖道理和盤託出不類世之啞禪瞎棒墮入雲霧者徑山復起何以加之僕故樂爲之序而竊有進焉師住阿育王山蓋南海之彼岸也海爲物至鉅而藏以海名言佛所說經無不有也然海亦得名藏者以其天地之所迴環日月之所吞吐驚山而竦石飛烟而奔雲朝潮而夕汐春風而秋雨砰磕若雷霆而馳驟若車馬雖竭八萬四千廣長舌無以過之是則海之爲藏也大矣而吾欲以文字禪與之爭衡不亦勞乎僕願吾師十年面壁默然忘言付此語錄藏之蛟人之宮焉或有問者但令往阿育王塔下圖取塔樣

李笠翁閒情偶寄序

聲色者才人之寄旅文章者造物之工師我思古人如子胥吹簫正平搥鼓
叔夜彈琴季長弄笛王維爲琵琶弟子和凝稱曲子相公以至京兆畫眉幼
輿折齒子建傅粉相如挂冠子京之半臂忍寒熙載之衲衣乞食此皆絕世
才人落魄無聊有所託而逃焉猶之行百里者車殆馬煩寄宿旅舍已爾其
視宜春院裏畫鼓三千梓澤園中金釵十二雅俗之別奚翅徑庭哉然是物
也雖自然之妙躡借文章而始傳前人如琴笛洞簫諸賦旣已分刳節度窮
極幼眇乃至巫山陳蘭若之芳洛浦寫瑤碧之飾東家之子比其赤白上宮
之女形其豔光數行之內若拂馨香尺幅之中如親巧笑豈非筆精墨妙爲
選聲之華琯練色之寶鏡乎抑有進焉江淹有云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
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蛾眉豈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甯共氣而皆悅于

魂故相其體裁既家研而戶媚考其程式亦日異而月新假使飛燕太真生
在今時則必不奏歸風之歌播羽衣之舞文君孫壽來于此地則必不掃遠
山之黛施墮馬之妝何者數見不鮮也客有歌于郢中者陽春白雪和者不
過數人非曲高而和寡也和者日多則歌者日卑陽春白雪何異于巴人下
里乎西子捧心而顰醜婦效之見者却走其婦未必醜也使西子效顰亦同
嫵姆矣由此觀之聲色之道千變萬化造物者有時而窮物不可以終窮也
故受之以才天地鑪錘鑄之不盡吾心橐籥動而愈出三寸不律能鑿混沌
之竅五色赫蹠可鍊女媧之石則斯人者誠宮闈之刀尺而帷簿之般輪天
下文章莫大乎是矣讀笠翁之書吾驚焉所著閒情偶寄若干卷用狡獪伎
倆作游戲神通入公子行以當場現美人身而說法泊平平章土木勾當烟
花舖啜之事亦復可觀屐履之間皆得其任雖才人三昧筆補天工而鏤空

繪影索隱釣奇竊恐犯造物之忌矣乃笠翁不徒託諸空言遂已演爲本事
家居長于山樓水閣藥欄花砌輒引人著勝地薄游吳市攜女樂一部自度
梨園法曲紅絃翠袖爛影參差望者疑爲神仙中人若是乎笠翁之才造物
不惟不忌而且惜其勞美其報焉人生百年爲樂苦不足也笠翁何以得此
于天哉僕本恨人幸逢良宴正如秦繆觀釣天之樂趙武聽孟姚之歌非不
醉心髣髴夢中而已矣

林下詞選序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衛人咏宜姜鬢髮如雲貌信美矣不若莊姜綠衣燕
燕之詩至今憐之生平嘗集百恨如苧籬西子冠世國色乃錦帆香徑之間
不留韻語亦一恨也雖然燕支之婦都享厚福翰墨之姬每嗟薄命梅妃一
斛珠其寵愛且讓肥婢何況民家女子豈必多才蕭恭有云仰眠牀上看屋